

寶寧寺志兩種

李一氓



宮内省志



雪竇寺誌卷之五上

法要

初祖冷坐九年神光覷破祇為傳箇不立文字
的法雪竇諸祖何緣饒舌如許須知字字瘡疣
卽言言妙藥昔雲門偃怒逐禪販之流而香林
明教竟以紙衣錄傳於後世有以也夫

常通禪師

南嶽下第五世

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密室中
人師曰諸佛求覩不見僧作禮師曰千聖不能思萬



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無比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良久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卽是傷他而兄言句乎

智覺延壽禪師

上堂雪竇者裏迅瀑千尋不停纖栗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

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花結言言徹

底冰

頌古

魯祖山寶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

魯祖見僧面壁此理何妨徑直時人更莫斟量祇者
不勞心力中間或聞一類強言正是相爲非惟謗他
占人亦仍困於上智會得祖師現前不會也難逃避
明覺重顯禪師

師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謂大眾曰若論本分相見不
必高陞寶座乃以手畫一畫云諸人隨山僧手看無

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仔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卽便坐僧正宣疏了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歎當觀第一義時有僧出來師乃約住云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定則精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相共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爲人師口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恁麼

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卽是師曰清風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眾曰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荅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鑑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真實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辨

明得也無未辨辨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能截生爍
流同據佛祖位玅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
以助無爲之化

師出隊歸上堂有僧問如何是雪竇正主師曰何不
問雪竇山中人進云與麼則把定乾坤去也師云出
門惟恐不先到當路有人長待來問如何是古佛家
風師云青天白日進云還許學人領會也無師云不
是劔客請莫相過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袖裏金槌
僧便喝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入百問如何是雪竇境

師云天無四壁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月在中峰
進云與麼則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師云是僧禮拜師
云酌海持蠡一場困苦師乃云甚生標格還知也無
諸禪德祖佛不能宣傳天地不能覆載二乘聞之膽
裂十地到此魂驚其或達士切磋頗聞決戰一拶一
捺略露風規句滯則嶽立摩空源迷則雲橫布野所
以先聖道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
之說你衲僧合作麼生覲自知時便下座
上堂一徑直二周遮衲子辨得眼裏生華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
無師噓一噓乃曰大衆前共相酬唱也須是箇漢始
得若也未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
火聚近著卽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劔衝前卽喪身
失命乃曰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
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
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
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

峰

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
何極便下座

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
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

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麼擡脚不起神
通遊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
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入百

上堂大眾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

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

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爲祥
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
家人在釣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鋏鞭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
師曰鶴唳青霄曰卽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
是

僧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
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髑髏

僧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去曰如何
領會師曰披簑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
一場酸澁

僧問坐斷毘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殷勤送別瀟湘
岸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
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

頌古

梁武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
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達磨遂

聖賢言議 卷之五十一 六
渡江至魏帝後舉問志公志公云陛下還識此八
否帝云不識志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
悔遂遣使去請志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闔國
人去他亦不回

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
江豈免生荆棘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
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師顧視左右云者裏還有
祖師麼自云有喚來與老僧洗脚

趙州示衆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

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
有僧問旣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
知僧云和尚旣不知爲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州
云問事卽得禮拜了退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
月下檻前山溪水寒觸體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銷
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雲門垂語云十五日以前不問十五日以後道將
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
縱觀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烟冪冪空生巖畔花狼藉
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僧問法眼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
超

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二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猶岸夜塘水

黃檗示秋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
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

云只如諸方匡徒領教又作麼生槃云不道無禪
只是無師

凜凜孤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蛇大中天子曾輕
觸二度親遭弄爪牙

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云對一說

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鑊鎚重下楔閣浮對下笑呵呵
昨夜驪龍拗角折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椽

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門云
倒一說